

〔第六章〕

外遇外欲

性解放的出轨活动

在赚赔逻辑之下的女人其实对情欲的发展是有矛盾情结的。

一方面她们被性解放的讯息万分激动，恨不得自己立刻便可以开始累积情欲资源，尝试情欲经验，做一个热力四射的女人，不但在性活动中，就连生活的其他层面上也力上加力。

可是，另一方面，她们在赚赔逻辑文化中形成的情欲交易心态和对归宿的无限憧憬无限依恋，又使得她们驻足不前。即使她们个人已接受情欲解放的理念，在想到女人全面情欲解放的可能性时，她们仍情不自禁的怀疑：

某些女人的情欲解放会不会危及另外一些女人的家庭？换句话说，某些女人的情欲解放若是造成已婚男人的外遇，岂不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让我先指出，这个问题其实预设了父权家庭的稳固比女人的情欲解放和自我解放更为优先，所以下面才会按着父权体制的价值观和道德尺度来谈『害人害己』。

不过，以外遇问题在目前社会中的普遍性以及这个现象所造成的激烈后果而言，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也必须提出一套迥异于父权逻辑的论述来面对外遇。

在这一章中我想由情欲解放的角度来谈外遇这个现象。由于我们的父权社会中：情欲的流动和资源一向不平均的分配在两性之间，男性有比较大的空间和权力来发展自己的情欲，因此我们社会中逾越婚姻体制的情欲流动仍以男人为大宗。我的分析将对当前蓬勃发展的男人外遇现象提出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解释。

父权制度的外遇论述唯一的目的是巩固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因此是诉诸（在父权文化中形成的）良心道德的，是向所谓的『第三者』以及出轨者喊话，重申父权家庭的幸福美满不可侵犯。

情欲解放既然以抗拒父权制度以及抗拒配合父权制度的性压抑为基本目标，那么，情欲解放的外遇论述便不会以第三者和出轨者为主要对话对象，毕竟，他们的情欲是流动的、发展的，而且也已漫过了父权体制规范的轨道。相反的，情欲解放的外遇论述要以三角关系中那未出轨的，情欲被仇恨和哀怨浸透、情欲已经完全冻结的配偶为主要对话对象；因为，作为『配偶』，作为父权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具体呈现，这个既愤怒且哀怨的配偶本身就会形成一种自我情欲压抑和压抑他人情欲，而这正是情欲解放运动要针对的。这便解释了我在这一章中的对话模式和发话对象。

此外，我也必须再补充一点。我在此处所分析的外遇只限于一般的外遇，而不包括那些混杂了别的差异权力关系的外遇。如男老板或男上司和女职员或女下属之间就有可能参杂阶层压力和剥削关系的外遇。这种复杂的外遇需要在别的轴线上同时处理，在本章的情欲解放轴线上，我们只得略过。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父权体制如何谈外遇以及其中蕴含的对女性的蔑视。

专家们在遇到忧心忡忡的太太们时总是提出一大套防范和补救的措施，教她们如何看紧

自己的丈夫。比方说如何打扮自己，更换形象，不要做黄脸婆；如何精心制作可口菜肴，透过肚皮抓住他的心；如何体贴安慰，不唠叨多嘴，免得搞烦了他；如何学习成长，发展出和老公』样的兴趣和关切，才会有话可说……等等。

专家的建议似乎是向女人说，如果男人向外发展情欲关系，那一定是家里的女人有什么做不对的地方。只要她努力一些，用心一些，一定可以挽回颓势。

同时，专家也对另一些女人下功夫。他们苦口婆心的规劝那些在家外面的女人，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不要以为自己终究可以取代原来的妻子，不要贪一时之欢而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不要以爱情为名而其实只是满足了一个男人的贪欲，不要被已婚男人利用……等等。

专家想告诉这些女人的是：如果一个已婚男人发展外遇，那一定是因为这个外面的女人不好，没有克制自己，没有坚决拒绝，没有道义之心，只贪图借来的一点点欢乐。

怪的是，专家的发话对象总是以女人为主。好像女人只要各守本分，不越界，不逾矩，男人就无计可施，父权的一夫一妻制度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其实，专家的看法正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性压抑模式：只要管紧了女人的性就连带控制了男人的性。而婚姻是管紧女人的性的重要手段，所以，要在女性的性解放之下谈外遇，就必须挑战婚姻在情欲世界中无比崇高的道德优越地位。

你可千万别以为男人的情欲乱流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旺盛，因此才造成了那么多外遇出现。我倒觉得是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的历史发展凸显了排外的。单调的婚姻关系愈来愈不合时宜，愈来愈强化压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婚姻制度很早便露出了无力压抑情欲的窘境，因此我们的两性不平等社会才为男人开辟了一些出路。

没听过娶小老婆吗？小老婆就是合法化了的外遇，把另外那个女人一并娶进门来，搞个三妻四妾，满院挂着大红灯笼，这也是有力量的男人常做的事。原配又如何呢？充其量和新进门的小老婆进行斗争或压迫的游戏，她又能把男人奈何？

合法化的外遇之外还有正当化的外遇。翻开中国的文学艺术史，哪个文人墨客不是在秦淮河畔或者花街柳巷间保留着几个心爱的美女或『红粉知己』？

这些出轨行为之所以被容许存在，是因为它们是在不危及婚姻制度、不危及男性优势的前提下进行的，是父权体制的安全气阀。

你别说这是男人一向的霸权，使得老婆有气也无法发作。男人固然一向在家中做主，但是过去历史中的这些外遇行为确实并没有引起老婆太大的反感或痛不欲生，也是事实。这又是为什么呢？显然，嫉妒也是个在历史中产生的情绪；女人不是天生就善嫉好妒的，嫉妒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培养与学习来的。

咱们还得回去看看历史。在大家庭当道的农业时代，婚姻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事。谈不上什么个人意愿或感觉。一个女人嫁出去并不是只和丈夫建立人际关系，相反的，她是和对方家中所有的人建立关系（个中的复杂只有在中国文化的亲属名称系统中看到一点点）。因此她的注意力是分散在家中大小人口和大小事务上的。

我记得从前有一首歌叫『阿妈的话』。歌词大意是说，做人家的媳妇要懂得分寸，早早就起床，晚晚才睡觉，又要担心鸡鸭不生蛋，还要发愁小妹出嫁没嫁妆，小叔娶妻无眠床。你看看！像这样的日子里，女人哪会只监控老公？她得顾到家中的每一个需要，每一个问题。她的婚姻关系包括了和家中每一份子的关系，大事小事，事事关己。在这种人际关系的网路中，女人从不会把心思完全放在丈夫身上，她也不会要求丈夫对她感情浓烈。事实上，能否『养家活口』是当时理想丈夫的最重要条件。

女人在传统婚姻中的期待既然不包含对丈夫的全神贯注，不包含对丈夫全部情欲的要求，那么，丈夫在外面的情欲活动只要不危及她的身分，还是可以被容许的。

可是，一旦大家庭解体，小家庭成为家庭的单位时，女人对夫妻关系的期待也不同了。在中国历史上，由大家庭转为小家庭的过程裏也同时出现年轻的一代追求婚姻自主的运动。在这种对抗父权而发动的『家庭革命』中，年轻人需要一个高尚的、神圣的理由来抗拒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这时他们祭出来的大旗就是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说的『爱情』。在当时，

『恋爱自由』在一般人心目中大概相当于现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乱来』或『性泛滥』，而否定父母之命乃是极大的不孝与逆伦，不要媒妁之言则是违背社会礼仪风俗的惊世骇俗之举。

在『爱情至上』的神圣旗号之下，一代一代的子女从他们父母的手中夺下了择偶自主权，而这个神圣符号也在一次次的争战中发展出更多的相应文化武器，如情诗、爱情小说、情歌、名人爱情软事等等。『爱情』在逐渐公开的论述及宣传中被正当化了，不再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于是逐渐形成一个以爱情为主要运作力量的家庭关系。

你想想！一方面小家庭脱离了大家庭的繁复人际关系而独立存在，夫妻两人是家中唯一的注意力点，另一方面这个小夫妻的关系又以专注的、排外的爱情为主导力量。在这种状况之下，女人对丈夫的情欲去向就当然有高度的关切了。换句话说，当家庭失去了在家族人际关系网路中的支撑时，妻子必须倚赖对丈夫的情欲限制来确保她的名分和生活；妻子必须仰仗性压抑来巩固她在父权体制中弱势的、依赖的，但是至少还有个正当性的位置。

可是，和父权体制配搭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却不断地改造世界，也改造其中的人际关系，创造出情欲流动的新契机。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男人的工作场域和活动场域中增加了许多情欲对象。资本主义工商社会虽然号称解放女性劳动力，但是事实上欢迎的还是年轻的未婚女人，只有她们才涉世未深，容易操纵，而且无家室之累，比较肯屈就基层的工作。当这些女人进入工作场域时，

男人女人之间的『自然接触』就成了情欲的中介。

在这个高度变动的社会中行走的女人，和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人不太一样。她们逐渐学会了肯定自己，他们比较活泼开朗，她们和时代精神同步，更重要的是，她们是陌生的身体，是婚姻关系之外的禁忌对象。既是禁忌就是有强大吸引力的，而且，如果男人和这些女人的情欲接触能形成女人在工作上对这男人的死忠，有哪个男人不心动呢？

等一下！是有男人不动心的，你坚持。

我也同意。不过这种男人是早已被『阉割』的男人（或是隐性的同性恋男人）。他是那种长久以来就压抑自己，对自己很没信心，不敢肯定自己的人，而且这种男人你大约也不太欣赏，因为他没有男人的性魅力，他不风趣，不外向，不好探险，不豪爽也不可爱。但是，照一般人的说法，被阉割了的男人忠厚木讷，稳定不变。

被阉割的男人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老实人，乖乖牌，安全牌。不过，等下我要证明即使是他们，在时机恰当的时候也会出墙。

回到情欲的新契机这个话题。有了可能的女性情欲对象在周围，再加上台湾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和伴随而来的自满和得意，男人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而我们的资本主义商品文化恰如其分的在此时提供了愈来愈丰富的影像资源，让这份不安找到某种具体形态。

如果你常常看电视、读报纸杂志、甚至在街头走动，你一定已经注意到愈来愈多诱人的

暴露的女体出现在各式广告中。你以为内衣裤、沐浴乳、洗发精、裤袜等等广告既然卖的是女人的用品就一定会是用女人的眼光拍的吗？不！它们的目标或许是女性消费者，但是执掌摄影工作的是男人，思考欲望的方式还是男人的。因此我们在广告中看见的是由男人窥视女性的角度拍的画面，它所提供的情欲形式因而也是以撩拨男人的欲望来主导。镜头的角度和移转，暗示着向女体的关键部位愈来愈靠近，由小腿大腿向上仰视，由双肩双臂向双峰中的山谷俯视，由光滑的背面向前窥视，每一个裙摆裤缘都是焦点所在，每一段画面都刻划出愈来愈诱人的女体。

这种对情欲形式的诱惑呈现不但使得男人窥得很爽，恨不得镜头再向下移一两公分，恨不得录起来细细品味，找找看是否剪辑师在电光石火间留下了一两个漏网的穿帮镜头；同时这些情欲形式大量充斥我们的媒体资讯管道，它们的呈现方式也逐步构成我们情欲流动的重要轨迹。

女体的撩拨在成人影片进占有线电视的解码频道后达到了另一高点。各式的比基尼泳装、内衣秀、牛肉秀都以伴唱带的形式在电视上出现，三级色情片更把剧情揉进性爱场面，把情欲透过我们自小便熟悉的故事叙述方式，渗透进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故事。

一时间，男人的感官印象是：处处有性刺激与性暗示，这已不是A片录影带的有限出租轨迹可以相比的了。男人的情欲印象则是：许多人正在享受性爱，更确切的说，别人都在享

受性爱，我呢？当男人在汽车广告上读到一句断章取义的『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你对得起自己吗？』他的不安转为不平，他也要更多的、更刺激的性爱，他要对得起自己！

让我举出另外两样推波助澜的商品。在时间上来说，比较早普及的是日趋豪华浪漫，以两小时为计费单位(这种计费单位就反映了极为贫瘠的情欲品质)，以休息(☹)为最主要经营方向的宾馆、小木屋、汽车旅馆等情欲场所。据统计，台湾至少有三千家这类的宾馆。如果保守的以三十个房间来算，有多少房间就有多少对性爱伴侣。然而一张床不是一天卖一次而已，以统计的五成使用率来算，你大概算得出一天中单单在这些地方就有多少性行为发生！而绝大部分都是在婚姻框架之外的。因此，如果你觉得周围已经有很多外遇，很多性活动，你看得到的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许多没有浮上台面——太太还没抓到，女朋友还没发现而已。

作为硬体设施，宾馆提供的是私密的、一应俱全的、舒适的做爱空间，可是，要如何说服女人进入宾馆呢？暖身活动要在哪儿开始呢？在这儿我们转向另一个重要的硬体设施——汽车。

小轿车的普及是最近十年间的事，它为经济能力首先长足发展的男人提供了行动力，不但可以多做点生意，同时也可以方便他给一向无力买车的女人搭便车，一方面建立友善关系，一方面也有可能在中开始情欲的探索活动，更可以快速的、隐密的把女人开到太太或朋友

视线以外。你想想！要是男人无车，他得牵着这个女人站在路上等计程车，这么公开！这么长的等待！有许多变数会让她改变心意，或者让熟识的人看见，多不爽！但是有了汽车，改变心意的机会少了（反正已开到阳明山麓或金山海边），流动性高了（不必只到附近的宾馆而去度假村了），浪漫的情调充沛无比，那份自得自在的有车阶级气势就更不用说有多吸引那些长久居于经济劣势的女人了。

在这里我们看见资本主义在台湾的发展提供了促进情欲流动的软硬體基础，但是以性压抑和父权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共同施加的情欲限制而言，即使男人出轨也有一定的道德谴责以维持社会中的性秩序。那么，是什么样的巨大驱动力使得有些已婚男人（以及一些已婚女人）甘犯禁忌，追求超越既定轨道的情欲流动呢？

在此，容我提出一个大家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性欲总是随着熟悉的程度递减的。换句话说，不管你 and 情人或配偶多么相爱，多么喜欢和彼此相处，你的身体仍然会愈来愈不能提供足够的刺激来让对方的性欲像初识时那样快速的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强度。这种性欲的减损和你们之间的感情好不好并没有直接关联。更残酷的是，这个性欲在遭遇陌生女（男）体时仍是兴致昂扬的。

当婚姻专家和性学专家建议夫妻们偶尔上上宾馆、看看影片、换换公式姿势时，他们也正在承认这个事实。只不过，他们还不愿意承认，连这些方法也挡不住夫妻之间东风无力百

花残的欲望递减事实。

这个事实也再一次证实，人类从来不是因为由爱生欲，要不然，夫妻之间之感情为何支撑不了性欲的强度呢？

对同床共枕人的欲望日渐消减倒不一定会促使当事人向外寻求满足，但是确实会使当事人的生命沉寂下来，在默默无语的相对中无聊度日。捱得难过的人就去发展什么『正当』嗜好，或者加入争权夺钱的游戏，反正，日子总要过的，大部分夫妻的平淡生活正是这种现象的写照。

可是你也别忘了，这种半死的状态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忍受的。一向情欲压抑过度的女人和情欲已遭阉割的男人比较可以忍受，但是对那些未遭阉割的男人而言，递减的性欲意味了男性能力的减退，男性雄风的不再，男性身分的动摇。他们必须找出路。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主线来。男人要找什么样的刺激才能满足呢？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目前社会里性刺激与性暗示的普遍存在。一般人以为这些刺激会激动更多的欲望，不过，我倒认为它们的效应是使得欲望愈来愈难得到满足。就像现在年轻一代习惯了麻辣口味以后愈来愈难在一般口味的食物中找到满足，受到性刺激大量冲击的现代人愈来愈难在一般的性爱过程中得到满足，更何况这个性爱对象还是个同居多时、熟悉万分的人呢？

在这种性刺激过强而性欲太难升起的矛盾状态中，只有一种性爱活动能同时克服两者而提供满足，那便是『禁忌的性』。其中不但包括活动内容的禁忌，像是性虐待、扮演强暴等等，也包括性活动对象的禁忌，像是婚姻制度所不容许的乱伦及婚外性等等。

慢着！你别误会我在说这些禁忌活动是当代产物。不！我只是说当代的性文化窘境使得这些早就存在的禁忌冲动了更大的运作空间。而在这些禁忌的性活动中又以冲破对象禁忌的外遇较被人们关心，因为它似乎较为普遍，并且会直接搅扰父权制度的角色规范，为和社会家庭注入不安的因素。

放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性欲的脉络中来看，外遇显现出另一种意义。外遇不一定是来自不睦的天妻感情(虽然外遇的男人会用夫妻感情不睦来安抚自己的道德罪恶感并博取新欢的同情)，外遇也不见得是没良心的男人所做的丧尽天良的事(虽然两个女人在发现真相时都说这个人没良心)。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性压抑过度的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性压抑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外遇可以说是某些人为了避免情欲的自我毁灭所做的最后一搏。说外遇是『最后一搏』是想凸显情欲在父权社会的外遇情境中的悲壮处境；不搏就看着自己的情欲沈寂，生命无奈，搏了却又要面对另一种死亡(夫妻情义、亲子和乐的死亡)。

而放在历史的、文化的、性欲的脉络中来看，未出轨的这一方是在体制中得到她的位置

和身分，也在体制中得来她的道德正义优越感，她事实上正具体而微的呈现了性压抑和父权的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她正是压抑情欲的主要力量。

没有尝试在情欲的座标上发现自己的定位的不出轨女人是不会明白我在这里的叙述的。对她而言，保住名分，保住地位是首要的人生目的。于是，她想：社会的变迁，男人出轨的频率仍，我是没法抵挡的，我唯一能做的自保之举就是找个安全的老实人嫁。安全就是长得起眼，别的女人要是看不上他，我的名分不就保住了？而且这么老实的人也不会乱想事情，即使朋友拖他，他也不会胆子跑去利用处处皆有的情欲设施，那么他就是我手中的乖乖牌了。

想是想得美，可惜她忘了两件事。

第一，女人在舍弃自己心仪的活泼男性而就呆板的老实人时，正是凸显了她的依赖心态和位置。就是因为女人觉得自己不能独立，不能自主，因此她的最重要考虑条件才是对方不可靠，而不是自己有多欣赏他。不仅如此，她所指望的长久稳固关系还是要靠别人，她只能依赖对方的老实，她只能寄望对方的仁厚，她只能祷告对方不要见异思迁。当她把一切希望放在别人身上而不谋求自立自强的时候，这个女人落入了最惨的依赖位置。再说，在她漫长的岁月中，生命的枯竭和不满哪里是老实人能排解的？

第二，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会按照个人主观的期望来发展。女人仔细考核，思前想后，选

了一个老实的乖乖牌，但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却使她的乖乖牌有了新面貌。我分两方面来谈这个新面貌。

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奇迹确实使台湾富了，但是在这个发展财富的过程中飞黄腾达的绝大多数还是男人。于是当台湾愈富，男人愈富之时，也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之间对经济的掌握权力差距愈大。而这个经济差距足以使外貌、教育程度、已婚身分等其他差距显得微不足道。换句话说，埋头打拼的老实人事业成功，开着进口轿车，穿着名牌服饰，在我们的社会中走动时，在那些经济弱势的女人眼中，他并不是那么看不起眼的对象。你以为他长得安全、已婚、没有高等教育气质，但是当一个个女大学生都愿意和他交往以便品尝名酒牛排，买点好看服饰，还可以出国旅游一番的时候，再安全的人也自得自满的开发他的情欲出路了。

或许有些安全牌没有发得那么成功，他也许真的太丑太矮，无法吸引本地年轻女人的目光。可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瓶颈使资本(和为资本服务的人)流向利润比较高的落后地区，而乖乖牌的有限优势放在这些缺乏资本的地区中，却显得十分伟大耀眼。于是大陆上身材高姚，面容较好的大学毕业女生在老实人下榻的旅馆大厅守候着，『我不要名分，不要承诺，我只要你暂时的相处……只要付一笔在汇率交换后看来不太大的花费。』一中一台于焉成功。

守着乖乖牌多年的妻子痛彻心扉，再也不想不透自己的老实人怎么变了。她唯一想得到的解释是：『都是别的女人不好，她们没有廉耻心，不顾道义，想抢我的老公(所代表的名分

位置)。」可是，就经济弱势位置来说，妻子和情妇处在同一位置上；就交换的关系而言，她们也都是以身体换名分或爱情；唯一的不同是，妻子换得早一些而已。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妻子和情妇的角色。前面我已经说过，外遇是人类的情欲为了避免自我毁灭而做的最后一搏。一个感情深厚但渐趋沉寂的夫妻关系可能是很安稳的，但是也是没有生气和活力的，是以例行公事取代刺激和创意的；简而言之，是充满压抑的。不管双方有没有明令禁止对方向外发展，彼此的存在本身就是种压抑的呈现，以感情、道义、子女等等不言而喻的力量阻止情欲的流动。从这个角度不看，当外遇发生时(以男人出墙为例)，情妇是活力与刺激的来源，是她使得这个男人的情欲活过来。以这个情欲关系而言，妻子才是真正的第三者，她是阻碍情欲自然流动发展的第三者。

妻子们听见这种说法当然会大为愤慨。『他的情欲流动应该向着我啊！难道我不是他的妻子吗？』她们反问。是的，但是妻子们最好早点面对一个事实：婚姻是情欲的垂死证书。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爱情故事的笑剧收场总是停在结婚的场面上，因为，再下去就不那么美，那么完满了。

你可别以为我对感情怀疑。感情犹在，情欲却已欲振乏力而已。

妻子仍然愤愤不平：『他的情欲因为外遇而活过来，爽极了，那我呢？我呢？』

是啊！关键正在这里。你为什么只忙着禁止他的情欲流动，而不去开发自己的情欲呢？

在我们的社会中，妻子的情欲流动比较少比较难，主要是因为她的青春和精力，她对自我的感受 and 关注，都一齐在繁琐的家务和子女教养中耗损，因此妻子千万不要自我牺牲的扛起家庭的负担，她一定要维持出轨的能力和动力，而且要时时把握情欲流动的契机。

你要知道，前面说的社会变迁并不是只提供情欲复活的机会给男人而已。满街不早已走着男人了吗？刺激的广告你不也看了很多吗？情欲的硬体设施你也可以使用啊！

『不！我没那么贱！我的情欲也不需要采用那么剧烈的方式来满足。』妻子满面道德优越感的这么说。

我非常理解你的不屑，但是你也得理解男人和女人的情欲发展在我们现阶段的社会文化中尚有差距。男人的情欲常常需要用一些被社会认定是男人可以用来证明其男性身分的方式来。换句话说，男人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他不能单靠手淫而已，他必须要在追求并征服女人的过程中才得到完整的快感，男人的情欲表现是和他们的性别认同、身分认定一体的。

而女人呢？在长期的压抑和退缩中，情欲往往升华为一些私人的、小小的活动，买副耳环，逛逛夜市，吃碗肉羹米粉，甚至在菜市场里走一走，她也纾解了压力，因此她才看起来好像不需要太多情欲发泄似的。

可是，你不需要激烈的性活动作为满足，并不表示你就有权利禁止他寻求他那种满足啊！更奇怪的是，男人一向还有其他各种方式来纾解他的性压抑，比方说在实验室或电脑室日复

一日的熬夜工作，比方说每天下班后在院里敲敲打打的做点木工手艺，比方说每周二打保龄球，每周四打麻将，每周六钓鱼等和朋友出去玩『正当消遣』。可是太太对于这些同样消耗时间和体力的活动就有极大的包容和理解，而且也心安理得的继续自己的插花班学艺、妇女土风舞班、逛街、养小孩等等活动。

夫妻两人都各自有其升华情欲的方式，但是一旦有人用比较直接的、不升华的方式消耗时间和体力，整个社会都赶快群起发难，生怕有人真正爽到了，让其他坚持压抑自己人感觉不平。

性压抑的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它必须要求情欲在已设定的有限管道中流动。为此，它完全不考虑随着情欲一齐被压抑被框定的一切，包括人的活力、人的创意、人的愉悦。

当我们由性压抑的角度来思考外遇时，我们才看得见所谓的婚姻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性压抑，而所谓外遇则是人类情欲的抗暴活动，是某些尚未被阉割的男女人不用压抑，肯定自我，维持人类尊严的行为。

以对抗社会制度的过分压抑而论，外遇是追求解放的手段之一。这么说来，已经在外遇中的男人女人以及俗称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实在是抗暴的义士先驱，他们的情欲流动是向充满压抑的、弥漫父权的一夫一妻制度举起的中指。

『可是，可是，我呢？我为什么要在这种抗暴运动中牺牲呢？』外遇情欲中的第三者也

就是家里的那一个)凄苦的问。

当然不要!牺牲或受害意味着你除了怨愤和心碎以外什么也没有,这种下场只属于那些在民主浪潮中还死硬的投票支持过了气的独裁者的人。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跳出这种脆弱受伤的位置。

如果前瞻一点,你可以加入抗暴活动(就是说你也去流动情欲),或者至少做个同情理解的支持者(就是说鼓励你那外遇的配偶不要固定在一个情欲伴侣上)。保守一点的话,你也可以暗中累积实力以求自保,比方说清算财产,进行过户或确立主权,安排子女的出路等等。这些做法绝对比终日盯梢跟监来得有实质效果。

不管是爱情、婚姻、外遇、或离婚,长久以来,女人都当常自己把自己放在容易受伤的位置上,扮演牺牲的受害者,然后在自怜自弃中要求社会的同情支持,她们的情欲也一直受到阉割。但是,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更大的空间,更大的流动性,更多的情欲材料和资源,如果女人还是扮演婚姻制度的把关者,情欲的扼杀者,那么,她们在解放运动中被唾弃也就是自找的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会发展已经形成了有利的条件,足以让我们开始推动新的情欲文化,旧的成见和说法都会在新的具体活动和实践中逐渐淡化。古代女人连手肘也不准露,看身如破身的说法不也在时代的巨流中冲刷消退了吗?

另外，你大概也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情欲关系中一向有一些长年存在、日日干扰的第三者，那就是他们的子女和父母。这些第三者对夫妻之间的情欲生活所造成的阻碍和竞争，并不亚于一般所谓的婚外第三者，但是，由于他们存在于家庭体制之内，即使有时会影响到妻子的名分地位和感情，大家仍不把他们当成破坏夫妻情欲的力量，反而要求妻子调适包容，不要太独占。可见得连嫉妒这种感情也受到父权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渗透，形成差别待遇，以便继续要妻子执行压抑情欲、巩固父权家庭的功能。

你说：理智上，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我也看清了自己在压抑他人情欲上所扮演的执法者角色，可是，我却挡不住胸中的愤愤不平和悲痛怨恨。你说得愈有道理，我的矛盾就愈强，到底我要怎么做才能快活自在的来看待这种事，从而谋求自己的愉悦和解放呢？

我很坦白的说，我们是历史社会文化的产物，我们的情绪情欲也都带着它们的烙印，以至于心灵固然愿意，情绪情欲上却放不开。我没有什么方便的捷径提供，我只能说，你至少可以努力使理智的时刻多过怨恨的时刻。你也可以和伴侣说清楚你的心境，以便让他明白你不会任由怨恨腐蚀你的心灵；相反的，你有心也有力追求自己的情欲解放，要求他说清楚愿意在你的情欲解放中扮演什么角色，要做助力还是阻力？积极的去具体营造你自己的情欲成长，要比消极的担任别人情欲的压抑者来得健康。

看清了你身上的情绪情欲包袱以后，你应该会更感受到彻底改变现有道德文化和情欲文

化，是何等急迫的事，唯有在人生一开始就有情欲解放的环境才能让孩子们在不过度压抑，不仇恨怨愤的情绪模式中长成愉悦解放的成年人，他们才不会重蹈你的弃妇情结。

对那些在别人的婚姻边缘发展情欲，肯定自我的女性（所谓『第三者』），我也有话要说。长久以来，你一直为罪恶感所苦，喜欢那种情欲满足的感觉，但是觉得破坏了别人的家庭，伤害了别人的妻子儿女。可是，做为开创情欲管道，抗拒社会的性压抑的先驱，你大可不必觉得亏欠。是你的肯定自我迫使安于婚姻幻象、落入依赖位置的女人面对自己的社会位置；是你的情欲流动为压抑的、扼杀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展现另一种人际关系的可能；是你的自主气魄为赚赔逻辑的平稳运作注入不安的因素。在这些方面，你是女性情欲解放运动的女英雄。

我唯一想提醒你的是：外遇也有可能而且经常复制一夫一妻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三者在与已婚男人营造的小天地中依然扮演第二者（那个妻子）的守家角色。这么一来，外遇不但没有搅扰体制，反而在另一层次上补强了一夫一妻制度。

因此，我要劝你：你可别抱持对婚姻、对天长地久关系的幻想，你可别指望取代那个男人的太太，终究变成『名正言顺』的『好女人』。前车之鉴还没伤心完呢！难道你也想变成那个男人的情欲看守人？

因此，你不只要做第三者，还应该同时开发别的情欲对象，不但做不同人的第四者、第五者、第六者……，更要培养自己的第二者、第三者、第四者……。让男男女女大家都做彼

此的第X者。

外遇的男人不是坏男人。但是，自己外遇而不准妻子或女朋友另谋发展，这种才是坏极了的男人。要是任何女人遇到这种男人，千万要抵制他。任何压抑情欲的力量都是我们要扫除的目标。

外遇只是抗拒性压抑的手段之一，反对性压抑也只是女人追求解放的途径之一。为了创造一个下一代的孩子不必再惑于婚姻美景的未来，为了改变我们这个以僵化压抑为意志的社会文化，我们需要和其他反抗压抑、追求解放的社会运动联结(如同性恋解放运动、多元生活方式运动、教育改革运动、反对征兵制运动、两性平权运动……等等)，共同开发更大的自主空间。

我们不仅要外遇，还要更多的外欲。